

读书琐忆

□ 云溪区第一中学 王丹

最近不少文章痛批现代人难静心，不爱读书。心想这也不奇怪，现在是信息爆炸的时代，获取信息的渠道多了，看书的人自然也就少了。毕竟，读书的趣味不是一下子可以尝试到的，让人爱不释手的书似乎少了，到底是我们的书籍变了味，还是人们变了心，也许二者兼而有之。

一、始于家风濡染

小时候，父亲似乎刻意保持在我们面前的形象，只要在家不做体力活，就手不释卷，就连吃饭也在看书。受他影响，我们兄弟姊妹若无分配的劳动任务，都是捧着一大杯茶看着一本书。家里有什么书就看什么：图书、小报纸、过时的杂志等，无人挑剔也无从挑剔。

二、幼时如痴如醉

我小时候为了看小人书，两分钱一根的雪糕也舍不得吃，因为两分钱就可买本小人书。有一次，我把同学的《蓝色多瑙河》丢了，便把勤工俭学的五分钱赔他，他笑嘻嘻把五分硬币丢还我。因为他的“仁义大方”，毕业多年后我还记得他的名字。别小看小人书，那些中国传统故事、外国名著、近代战争故事，一经入目，至今不忘！长大一点，我就开始啃小说了，那时最流行武打小说，金庸和梁羽生各领风骚。小学五六年级，我发展到一日不可无书，家里的书囫圇吞枣后，便到处借，借不到就拿家里的书跟人换，换不到就去别人家搞劳动后借。同学中谁有书，我定设法软硬兼施拿到手。现在看来，那时爱书之人多了，只是如我般痴爱者不多。

三、从教落于实践

古人云：读万卷书，行万里路。1994年刚教书时，影响我最深的就是魏书生写的书。我在教学中积极践行魏书生先生的做法，收获巨大！书上的东西只是知道的东西，运用之后才会变成自己的东西。

2002年，我接触网络了，便没看什么书，大概平均每年看个三五本，才知经得起看的是以前囫圇吞枣的经典。后来，我在网络上自学对联诗词，网络上能人颇多，文学论坛为了有竞争力，发展态势很好，我学习的兴趣和热情又迎来一个新高潮，儿时父亲在耳边哼吟的平平仄仄也终于被我破解了。写作中，我发现自己必须重温经典，许多东西才能得其真味。于是我开始重读唐诗，细读古代名联，真正仰视李白、苏轼。摸索了十多年后，才有了自信，悟出“取法乎上”的重要性。

感谢云溪这块土地，有任建溪、苗其华、杨仁志老师、郑觉群老爷子、熊雄居士、陈自勇主席等前辈能人，他们的学识与钻研精神让我受益匪浅！任建溪老师著作等身，不吝提携并督促我与他老人家合编了《诗联讲义》一书，并指导我编辑文学刊物。苗其华老师水平高，组织能力强，对后学者的我总是耐心巧妙点拨。郑觉群老爷子家有四位博士，书香世家，对我这个小老乡特别热心，还把自己编辑的书和总结自己一生作品的书籍各送了一箱给我，嘱我奖励学生，让真正爱书的人读到这两本书。沾熊雄居士的光，云溪的角角落落我基本踏遍了，对云溪的历史比云溪人知道得多。陈自勇主席颇有五柳先生之风，喜独自沉醉山水沉吟放歌。

因为带领学生阅读，我把郑渊洁的作品全看了一遍，他的作品想象力丰富，语言生动简洁，很有吸引力。不光童话小说好，其他小说还拥有大批成人粉丝，特别适合学生阅读入门。散文方面韩少功的“山南水北”也是佳选，特别有生活气息。这些年为带领高三学生复习现代散文，我读了李元洛、韩少功的几本书，感觉甚好。现在觉得，读书，有所选择为好，好书，反复读之为好，若温故而知新，善莫大焉！